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 人的大地

[法] 圣埃克苏佩里 著  
马振骋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 人的大地

—— 圣埃克苏佩里小说选

---

[法] 圣埃克苏佩里 著  
马振骋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Saint Exupéry  
Terre des hommes  
une œuvre choisie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大地:圣埃克苏佩里小说选/(法)圣埃克苏佩里著;  
马振骋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2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61-5

I. 人… II. ①圣…②马…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选集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091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1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6.50 元

## 前 言

圣埃克苏佩里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法国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母亲懂音乐，爱绘画，很有艺术素养。圣埃克苏佩里的童年过得很愉快，中学时代是在瑞士度过的，一九一七年回国。一九一九年他投考海军学校失败，在巴黎美术学院学美术。一九二一年参加空军，受训后派往当时法属摩洛哥学习飞行，获得证书。一九二三年复员回巴黎。这时他开始写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圣埃克苏佩里考上设在图卢兹，哺育了法国最早一代民航飞行员的拉泰科艾尔航空公司。他年轻有为，热心大胆，深受上级的器重。后来他调往非洲撒哈拉西部朱比角中途站。当时撒哈拉西部有三种势力：法国、西班牙和阿拉伯抵抗部落。三方面的关系有时相当紧张。飞机迫降在沙碛上，飞行员常有渴死、遭虐杀、扣作人质的危险。圣埃克苏佩里一无自卫手段，二无人身保障，凭其诚意、机智和胆略，赢得摩尔人的信任，争取到西班牙人的合作，多次给处境危困的机组提供有效的帮助。在朱比角一间小木屋里，两只汽油桶上架一块木板，圣埃克苏佩里写出了《南方邮件》(1928)。

一九二九年，他到南美洲开辟新航线。阿根廷巴塔戈尼亚气候严酷，经常飞沙走石。圣埃克苏佩里负责境内里瓦达维亚到彭塔阿雷纳斯那一段航线。一九三一年在阿根廷他和擅长雕塑的康素罗·桑星结婚。同年年底发表《夜航》，获费米娜文学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圣埃克苏佩里去那里为巴黎

两家报馆撰写通讯报道。一九三八年又登上飞机尝试接通纽约到麦哲伦海峡附近火地岛的航线，不幸又告失败，还身负重伤，在纽约长期治疗。一九三九年发表《人的大地》，得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

不久，同盟国与轴心国在欧洲正式宣战。圣埃克苏佩里是空军后备役上尉军官。他已三十九岁，作为空军飞行员已经太老，但是他不愿到情报处工作，再三要求转入战备役，编入侦察部门。一九四〇年，法国贝当政府跟纳粹德国签订停战协定。圣埃克苏佩里不久退役，回到失败主义气氛弥漫的巴黎，苦闷彷徨。十二月他听从好友莱翁·维尔特的劝告，下决心到美国去看能为苦难的祖国做些什么。在美国，法国戴高乐派和维希派争斗激烈，圣埃克苏佩里无所适从。苏联宣布对德作战，初期节节败退，放弃大面积土地，他振笔疾书，写成《空军飞行员》，描述他在国内阿拉斯上空的一次侦察飞行，让世人明白敢于作出牺牲的失败孕育着日后取得胜利的种子。

巴黎陷落后，西方知识界等待法国作家挺身而出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一些知名作家都保持沉默。圣埃克苏佩里是首先公开反对纳粹侵略的知名作家。美国一家杂志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本书与丘吉尔的演说，是民主国家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做出的最好回答。”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他在美国接连发表《给一个人质的信》和《小王子》。

他不甘心在艰苦抗战中坐等胜利来临。一九四四年三月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卡富塔，向同盟国地中海空军司令部要求参加战斗，感动了地区作战司令美国的艾拉·埃克将军，批准他回到已迁至撒丁岛的原部队，进行五次侦察飞行。他进行了八次还不歇手。七月三十一日，他要执行他的第九次任务，目的地是他童年的故乡里昂东面的空域。那天风和日丽，圣埃克苏

佩里精神抖擞登上座舱，从科西嘉岛东北的博尔戈起飞，进入地中海上空后，竟像他书中的小王子一样，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起飞后地面上没有收到他这架飞机的信号，日后在德国档案中也没有他的飞机被击落的记录。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虽经多方努力调查，也没有找到作家的遗体和飞机残骸。圣埃克苏佩里罹难的时间、地点、原因始终是个不解之谜。那时离巴黎解放的日子不到一个月。

战后，法国连续出版了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其中有《要塞》(1948)、《青年时代的信札》(1953)、《笔记》(1953)、《给母亲的信》(1955)、《生命的意义》(1956)。

圣埃克苏佩里进入航空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这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步入一个需要高度责任心和冒险精神的领域，渐渐走上光辉的人生历程。那个时代正是国际民航的开拓时期，飞机性能差，航空图纸缺，气象资料少，无线电使用不普遍。航空工作一环紧扣一环，容不得个人有丝毫的疏忽，否则对己对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同事，横越浩瀚沙漠，苍茫大海，巨峰林立的安第斯山脉，既锻炼了意志，又充实了思想，他从空中看到地球，只是依托在山、沙、盐碱组成的底座上，生命在上面只是像瓦砾堆上的青苔，稀稀落落的在夹缝中滋长。在这块狭窄的背景前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人间悲喜剧，产生了多少爱和恨。其实，文明有时像夕阳余辉似的脆弱，一次火山爆发、一次海陆变迁、一场风沙都可使它毁灭无遗。

这些形成了圣埃克苏佩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人生归根结蒂不是上帝赐予的一件礼物，而是人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人的价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

飞机愈飞愈高，航线愈飞愈远，都要回到地面又重新起飞，

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这也象征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思想与作品。根据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哲学，个人应该首先通过行动建立自己的本质。人的品质是以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而确定的。这样做的时候，是向着人（即我们所说的大写的人）的方向前进，达到理想中的自我完成。人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人的上升日臻完善。因而，人的一生是人的成长过程，人生只有一条道路，一个途径，走向人的境界，而人又是在永恒中不断完美的形象。

所以他的作品再三围绕这个主题：人的伟大在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建立在于人的行动。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可以促成自身的奋发有为。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

在二战前后，不少评论家更热衷于谈论圣埃克苏佩里的行为伦理准则，把他比作尼采、卡莱尔、爱默生一类的作家；也有人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纪德的《地粮》、圣埃克苏佩里的遗著《要塞》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说法更有理由：圣埃克苏佩里和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是新英雄主义文学中的双璧。他们一个驾驶飞机，一个驾驶轮船，天天经受出生入死的磨练。组成行动的每个动作跟千千万万无名者的一般劳动毫无区别。他们两人则把一切简单的日常工作提炼到一个新的境界，引申出其中永恒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使这些积极的举动和高尚的感情转变成一种持久坚韧的品质。我们不能要求每位作家身体力行自己的思想，这样世界上英雄会太多了，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作家会太少了。不过读了这样的作品，可以保持清醒的意识，感受高尚的道德，培养独立的人格。还像评论家罗歇·卡伊瓦在《〈圣埃克苏佩里〉文集序言》中说的，现今书店充斥不值一读的劣作，他的作品可以使人对书籍恢复应有的敬意和信念。

当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初次出现时，他那些非亲身经历绝对描写不出的情景，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惊心动魄。逃出沙漠，

踏入雷雨交加的黑夜，在苍穹中绝望地找寻自己的星星，无论文笔与题材都富于现代性。现代大工业蓬勃发展中社会生活日趋物质化，又使他像飞行员孤悬在满天乱云中，时刻感到威胁。这一点在《小王子》一书中表现尤为明显。

一九四三年，世界上还是遍地烽火。这位一直写飞机的作家写出了由自己画插图的一篇童话，谁都对此感到意外。难道他也要扮演安徒生、格林兄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王子》至今已译成八十多种语言。不同民族、宗教、语言或社会地位的群体对这部作品表示一致的喜爱。

《小王子》里那几句俏皮的献词，透露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内心深意。首先他说明这部书不是写给儿童看的。他“不喜欢人家不当一回事地读我这本书”。他有重要信息传达给不懂事的大人。他向大人报警：“蟒蛇吞了大象。”那正是法西斯猖狂要征服世界的时候。但是大人没有一个懂得……从这里展开一个个隐喻，要大家明白地球很小，花儿很脆弱，人难免有疏忽，绵羊在无辜中会把花儿吃掉，而飞行员画的那只嘴套又忘了配一根皮带可以系上……这一切使人读了对未来产生一个极大的悬念：文明是否会毁灭？

圣埃克苏佩里用小学生也能读懂的语言，接触人类最重大的问题，背景又放在无边无际、纯洁一片的黄沙前，满篇氛围似真非真，似梦非梦，迷蒙含蓄，像绘画中用最单纯的笔触画出最丰富的内容。这使《小王子》成了本世纪最成功、流传最广的一篇童话。在圣埃克苏佩里逝世五十周年时，这位文化人的肖像和虚构的小王子图像，印上了法国法郎票面。在这以前，只有伏尔泰、莫里哀、柏辽兹等几人获得过这种殊荣。

马 振 聘

一九九八年三月



## 内容说明

本书收入法国著名小说家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中篇小说四篇。《夜航》、《人的大地》和《空军飞行员》叙述的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飞行生活。《小王子》叙述了一个动人的外星小来客的故事，以童话的形式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看法，是法国二十世纪最畅销书之一。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 目 次

夜航.....	1
人的大地 .....	65
空军飞行员.....	199
小王子 .....	327

# 夜 航



金色夕照中，飞机下的丘陵犁出了一道阴影的航迹。平原变得亮铮铮的，亮光持久不散。在这个国家，平原上是放不尽的一片金光，而入冬以后，又是放不尽的一片雪光。

飞行员法比安从美洲南端巴塔戈尼亚，驾驶邮政航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傍晚的云彩与港湾的水纹同样表示种种征兆，他看到这种宁静，看到无声的云层中隐约透露的这些丝光淡影，认出星夜临近了。他正在驶入一块辽阔幸福的锚地。

他尽可以认为自己在宁静中慢慢行走，像一个牧羊人。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从容不迫，从一群羊走向另一群羊，他则从一座城市走向另一座城市，放牧的是小城镇。每隔两小时他遇上一个这类城镇，有的在河边饮水，有的在原野吃草。

有时候，越过百公里比大海还荒凉的草原后，看见一家孤独的农庄，仿佛在草海上满载着人的生命迎面驶来，他摆动机翼向这艘船致敬。

“圣胡利安进入视线；十分钟后降落。”

航空报务员把这条消息发往航线上各个指挥塔。

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全程二千五百公里，一路上都没有这一类中途站；但是过了这一个，进入的是黑夜的疆界，如在非洲，过了最后一个归顺法国的村庄，进入的是神秘的疆界。

报务员递给飞行员一张纸条：

“雷雨太大，耳机内都是放电声。你在不在圣胡利安过夜？”

法比安笑了，天空宁静得像个养鱼池，前面的中途站个个都向他们报告：“晴空，无风。”

他回答：

“继续赶路。”

但是报务员想，某地已经刮起风暴，像果子里长了小虫；黑夜是美的，但是要变天：他很不乐意钻进这团随时会腐烂的黑影。

向圣胡利安慢速降落时，法比安感到疲乏。一切使人产生甜蜜的东西：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小咖啡馆、他们的沿街树木，都迎着渐渐大了。他像个征服者，在凯旋的晚上，俯视帝国的大地，发现了人们的朴实的幸福。法比安需要休整，需要体验全身的沉重与酸痛——不幸也是人的一种财富——需要在这里做个普通人，望着窗外从此不会移动的景色。他不会嫌弃这个小村子：人经过选择都会满意和喜欢生命的机缘。生命的机缘像爱情将你团团围住。法比安盼望在这里长住，与这块地方共同长生不息。这些他仅生活过一小时的小城镇，这些他凌空飞越古墙环绕的小花园，在他看来都在身外永恒地存在着。村子向着飞机迎来，敞开胸怀。法比安想起了朋友、温柔的少女、亲切的白桌布。想起了受人慢慢驯化已成为永恒的一切。村子漂浮到了与机翼相齐的位置，高墙深锁也护不住花园的秘密让人一览无遗。但是，法比安着陆后，明白自己除了石块之间几个慢慢走动的人外，并没有看见什么。村子岿然不动，保护着自己种种情欲的秘密。这村子不会让温情外泄的：欲获得它的温情，你不能匆匆而过。

十分钟的停留时间一过，法比安又得走了。

他转身望着圣胡利安，它仅成了一团灯火，接着成了一点星光，最后，成了一粒尘土，而这颗令他久久不忍离去的尘土也很快无影无踪了。

“仪表盘已经看不清，我开灯了。”

他接通开关，但是在黄昏的蓝光中，座舱的红灯光很淡，照在指针上显不出颜色。他把手指伸到灯前，手指上只沾一点点色彩。

“还早。”

可是黑夜正在往上升，如一股浓烟，填满了丘壑，再也分不清山谷与平原。村子已纷纷亮了，它们的星座彼此呼应。他用手指闪动航行灯，向村子答话。大地布满灯光的召唤，家家户户对着无垠的夜空，点燃了自己的星光，好似对着大海开亮了灯塔。凡隐伏着人的生命的地方，都有亮光闪闪烁烁。法比安很高兴，这次进入黑夜像进入锚地，又缓慢又美丽。

他把头伸进座舱。指针上的荧光开始发亮。飞行员检查一个个数据，感到满意。他发现自己稳稳坐在高空。他用手指抚摸钢翼梁，感觉金属中流动着生命：金属不是在震颤，而是在生活。五百匹马力发动机产生一股非常平静的电流，通过物体，使冰冷的钢铁变成丝绒般的血肉之躯。又一次，飞行员在飞行中感觉到的不是昏眩，不是沉醉，而是一个生命体神秘的工作。

现在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天地，用胳膊肘东推西撑，以便坐得舒服些。

他轻敲配电盘，挨个儿摸开关，移动身子，背靠实，找个最佳姿势领略托在浮动夜空中五吨金属的摆动。接着他摸索，把救急灯推到位置上，放开，又抓，灯没滑，他放心了，又放开手，碰每根手柄，要一伸手就够着，训练手指熟悉一个盲人世界。等手指



熟悉了这个世界，他才肯点上一盏灯，让精确的仪表点缀他的座舱，就凭这表盘，监视自己像潜入海底似的潜入黑夜。接着，物体不晃动、不颤动、不抖动了，陀螺仪、高度表、发动机转速都稳定不变了，他稍稍伸个懒腰，后颈靠在皮椅上，开始了这种飞行中的沉思，从中体味一种不可言传的希望。

现在，深更半夜，他像个守夜人，发现黑夜可以暴露人：这些召唤、这些火光、这种忧虑。黑暗中这颗普通的星：一幢孤立的房子。另一颗星灭了：一幢房子遮住了自己的爱。

或者遮住了自己的烦恼。这一幢房子不再向外界打信号。这些两臂撑在桌上、坐在灯前的农民，不知道自己在希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欲望在广袤的黑夜笼罩下会传得那么远。但是，当法比安来自千里以外，感觉那架会呼吸的飞机在涌浪中载沉载浮的时候，当他不下十次穿过忽而雷雨大作——像置身在连天烽火中——忽而月光皎洁的天空的时候，当他怀着征服者的心情，飞临一个又一个灯光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一点。这些人以为自己的灯光只照亮那张简陋的桌子，不知在八十公里以外，有人看到这团火光的召唤会深受感动，像看到他们在一座荒岛上，面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一盏灯。

## 二

三架邮政航机，就是这样，南自巴塔戈尼亚，西从智利，北由巴拉圭，一齐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正等着机上的邮包，到半夜让欧洲航班带走。

三位飞行员，都落进星夜深处，在驳船那样沉重的发动机机